紀文達公遺集

紀文達公遺集卷第十三

孫 樹馨編校

銘

御賜浮鷁硯銘

帝曰汝昀嘉汝校文錫汝紫雲粤嶠之珍昀拜以欣榮媿銘勳敢不勗以勤 賜硯多以龍尾石惟編輯永樂大典諸書成 特賜總纂官端溪舊阬石其製爲竹節之形臣敬名曰浮鷁

升恆硯銘

日月升恆象符天保作頌稱觥用茲摛藻

卷阿硯銘

桐生朝陽鳳鳴高岡卷阿效詠周以世昌勗哉君子仰
企召康四門宏闢邦家之光

黼黻硯銘

黼作斧形貴其斷也黻作兩已無我見也此絺繡之本
旨非徒取文章之絢爛也
黼黻昇平藉有文章老夫耄矣幸際虞唐猶思拜手而
賡颺

濟壽硯銘

琢川珍絲超符燭文海叶瑞圖

泮池硯銘

半璧彎環斯爲泮水勿忘爾初年橫經於此

環以清渠爰爲璧水撫斯硯也穆然於風敎之所始豈

僅曰文章而已

圭硯銘

圭肖其形玉比其德藉汝研濡資於翰墨

三復白圭防言之玷文亦匿瑕愼哉自檢

圭本出稜無嫌於露腹劍深藏君子所惡

金水附日硯銘

金水兩星恒附日行天既成象地亦成形一融一結妙

合而凝此石殆偶聚其精英

井闌硯銘

惟井及泉挹焉弗竭惟勤以濬之彌甘以列坡老之文珠泉萬斛我浚我井灌畦亦足

水田硯銘

流水周圓中抱石田肇耕不輟其終有豐年

宛肖水田溝塍紆曲忽憶燕南稻青柳綠

溝洫之制尚見於水田不乾不溢則有年均調其燥濕惟墨亦然

雲龍硯銘

龍無定形雲無定態形態萬變雲龍不改文無定法是

卽法在無騁爾才橫流滄海

韓孟雲龍　鑿眞契此非植黨彼非附勢渺渺予懷慨焉一唱

未央宮瓦硯銘

未央宮瓦琢辟雝硯璺海文漪循環不斷

未央宮留片瓦琢鏡硯供臨寫謹藏諸存巳寡

銅雀瓦世所珍後乎此四百春

片瓦耳何其壽二千年蝕不朽曰惟埏埴之不苟

甘泉宮瓦硯銘

銅雀臺瓦聞其名而巳未央宮瓦則所見多矣甘泉宮

瓦所見者惟此以充硯材亦伯仲間耳

澄泥仿瓦硯銘

瓦能宜墨即中硯材何必漢未央宮魏銅雀臺

圓池硯銘

池中規硯中矩智欲圓而行欲方我聞古語

輞池硯銘

鑿曲池如片輞圓則行此其象

宋太史硯銘

厚重少文無薄我絳侯如鶩蛺蝶彼乃魏收

鄭夾漈硯銘

惟其書之傳乃傳其硯繆攸乎予心匪物之玩 孫樹馨

謹案江西農人鑿井得古硯硯腹有夾漈草堂字裴文達公以稻三斛易之後先大父續修通志公因付焉硯之左側有邵公齊然題識曰曉嵐受詔續通志漫士先生以夾漈舊硯贈之閣谷居士為之銘曰墨鏽斑斑閱人幾佩棱刓缺字不毀夾漈有靈式憑此六百年後待吾子時乾隆丁亥正月

劉文正公硯銘

黃貞父硯歸劉文正晚付門人石渠校定啓櫝瀟毫宛聆提命如鄭公訪千秋生敬

阿文成公兎硯銘

上相西征用草露布歸以贈予用編四庫雖片兎哉予奇其遭遇

仿西漢五鳳甎硯銘

覃谿作硯於嶺南皆山得之贈曉嵐曉嵐銘曰膩而銛
時壬戌歲三月三

蕉葉自世所稱古中駟今上乘譬韓歐已遠有王李之
代興

風字硯銘

風字樣傳自古瘦削之乃似斧喜其輕易攜取上直盧
則用汝

其碎也適然其成形也宛然因其已然乃似本然問所
以然莫知其然此之謂自然而然舊荷葉硯墮地碎中一片自成風字形因

琢爲風字硯

琴硯銘

濡筆微吟如對素琴絃外有音淨洗予心邈然月白而江深

空山鼓琴沈思忽往含毫邈然作如是想

無曰七徽難調宮羽此偶象形昭文不鼓書與儻酣筆風疊雨亦似胎仙聞琴自舞此硯刻鏤稍工而琴徽誤作七點因戲爲之銘

無絃琴不在音仿琢硯置疊林浸太清練予心琴硯亦古式然

絃徽曲肖則俗不可耐命工磨治略存形似庶乎俗中之雅耳

天然瓶硯銘

上斂下哆微似乎瓶取以爲硯姑以當守口之銘

挈瓶硯銘

守口如瓶鄭公八十之所銘我今七十有八齡其循先正之典型勿高論以驚聽守口如瓶嘗聞之矣然論軍國之大計則當如瓶之瀉水

竹節硯銘

介如石直如竹史氏筆撓不曲

筍不雨歧竿無曲枝孤直如斯亦莫抑之

其斷簡歟乃堅多節屠似此君風規自別

桃硯銘

曼倩三竊王母桃墮而化石沈波濤水春沙蝕堅不銷圭角偶露鷥舟鮫漉以琢硯登書巢尚有靈液濡霜毫

荔支硯銘

花首稱梅果先數荔惟其韻高故其品貴此故微矣非色香味可悟談詩不著一字

天然荷葉硯銘

作荷葉形而不甚肖畫竹似蘆倪迂之妙

荷葉硯銘

荷盤承露滴滴皆圓可譬文心妙造自然

蕉葉硯銘

非蕉葉之白乃蕉其狀或憑之言曰公以皮相蕉葉學書貧無紙也今紙非不足而倦於臨寫刻蕉於硯蓋以愧夫不學書者

白菜硯銘

菜根之味膏粱弗識對此硯也其念蓬門之所食

破葉硯銘

蟲之蛀葉非方非圓古之至文自然而然

壺盧硯銘

因石之形琢爲此狀雖畫壺盧實非依樣

既有壺盧無妨依樣任吾意而畫之又不知其何狀

墨注硯銘

觀弈道人作斯墨注虛則翕受凹則匯聚君子謙謙慊然可悟工於蓄聚不吝於挹注富而如斯於富乎何惡

月隄硯銘

潑墨淋漓餘波四漾一線屹然金隄捍浪緬想昌黎百川手障

留耕硯銘

作硯者誰善留餘地忠厚之心慶延於世

嶺雲硯銘

觸石生雲綿綿數縷膚寸而合用汝作霖雨幻態如雲自然入妙此硯之別調

小斧硯銘

斧形雖具而無刄可磨亦無可執之柯其無用審矣且濡墨而吟哦

古幣硯銘

翰墨之器形如古幣吾心知其意

連環硯銘

連環可解我不敢知不可解者以不解解之

墨藪硯銘

凹凸坡陀聚墨良多大書擘窠濡筆文河烏雲湧兮墨水波元虬奮擲兮翼我佩阿

龍尾石硯銘

剛不拒墨相著則黑金屑斑斑歛之古石堅而不頑古硯類然久矣夫此意不傳勿曰羅文遽爲端紫我視魏徵嫵媚如此余爲鮑樹堂跋世孝祠記樹堂以此硯潤筆喜其柔膩無新阬剛燥之氣因爲之銘

松花石硯銘

似出自然而實雕鐫吾以知人工之巧幻態萬千賞鑑

者慎旃

天然硯銘

非方非圓因其自然固差勝於雕鐫

淄水石硯銘

淄水石含密理小馮君贈紀子

凸者任磨凹者聚墨君子念哉秉爾謙德

刻鳥鏤花彌工彌俗我思古人斲雕為樸

龜變石硯銘

曳尾泥中久與物化石蟹之流是何足詫

松化石硯銘

松化爲石博物者所識松何以化格物者所不能測適中硯材取供翰墨其變幻固無庸於究極

月池硯銘

視之似潤試之則剛其殆貌爲恬靜而內隱鋒鋩

水波硯銘

風水淪漣波折天然此文章之化境吾聞之於老泉

螭紋硯銘

雕鏤盤螭俗工之式然周以爲鼎文秦以爲印鈕奚不可以爲硯飾存而勿剗尚未嫌溷雜乎翰墨

斷璧硯銘

金釧雖折終非頑鐵此硯古矣無嫌玷缺

紅絲硯銘

此在舊阬亦平平耳新石纍纍乃不復有此長沙北地之文章可從此悟矣

青花硯銘

持較舊阬遠居其後持較新阬汝則稍舊邊幅雖狹貴其敦厚偃息墨林靜以養壽更越百年汝亦稀覯

瓜硯銘

無用者牛溢之以枝蔓君子摛文鑒於茲硯

夔龍硯銘

盤曲蟠蟉文如方鏤粵匠所雕猶差近於古者是爲雅中之俗俗中之雅

西洞石硯銘

端溪硯阬淪於水桿以桔槔剔石髓費二萬緡不少矣漉波所得固無幾佳者不過如斯耳

坦腹硯銘

坦腹儽然如如不動問汝此中其眞空洞

䕶村石硯銘

絳州澄泥天下推遂有贋者欺書癡老夫一見哑然嗤䕶村石也吾知之然於筆墨猶相宜

聚星硯銘

如星夜聚睒睒其光或疎或密或低或昂是爲自然之文章

月到天心硯銘

月到天心淸無纎翳惟邵堯夫知其意味

盧紹弓虎符硯銘

抱經子夙寶此歲昭陽歸於紀

仿宋硯銘

石則新式則古與其雕鎪吾寧取汝嘉慶三載歲在戊午曉嵐作銘時年七十有五

下巖石硯銘

石出盤渦閼歲孔多剛不露骨柔足任磨此爲內介而外和

雨曜硯銘

日午月望有道者不居滿而不滿取爾尚留其有餘

天然石子硯銘

石竇嵌空非雕非鑿筆墨之間天然邱壑

赤石硯銘

羚羊峽石溫如紫玉琢硯者誰錦文密簇迂士得之斲琱爲樸入我墨林庶其免俗

天青石硯銘

羚峽割雲到今幾世古澤外融幽光內閟如對高人穆然靜氣眞賞伊誰心知此意

斗池硯銘

何所取哉鑿池爲斗取於祈黃耇硯不貯酒取於歲其有硯不入農夫之手盡斯池也聚墨之藪狹其腹哆其口特取其不能藏垢

蒼璆硯銘

黝黝其色作作芒取墨則利纇亦傷嗟包孝肅豈不剛我思韓范富歐陽

綠瓊硯銘

端石之支同宗異族命曰綠瓊用媲紫玉

紫玉硯銘

端州舊石稀若晨星樹馨得此我爲之銘摭一語於葩經曰尚有典型

綠石朱硯銘

露液研朱雲根凝綠碧嶂丹霞天然畫幅

瀚海瑪瑙朱硯銘

石産龍堆西征偶遇不琢不磨硯形略具試墨未宜研朱其庶

筆銘

毫毛茂茂中書君我之役爾良已勤郛爾管城策爾勳爾其努力張我軍使我落紙如烟雲

墨銘

汝以客卿封於卽墨筆耕之田卽汝侯國一勺挹甘片雲凝黑好助文瀾洸洋莫測

筆斗銘

司筆之神果佩阿歟姑妄聽之爲卜此居予書苦拙汝其相予

毛穎之族茲焉假館我有指揮莫聽驅遣此操縱之權

術非爾曹之驕蹇

一木所斲如無縫塔譬彼文章渾成者勝於湊合

方筆斗銘

方外出稜虛中善納全體渾成周遭匼匝毛穎是居如無縫塔

四壁屹如一室空虛誰氏之廬曰毛穎所居毋乃偪仄歟我尙書門不容車況我其釥胥

三脚筆斗銘

三脚木㯠可以調曲汝固無妨於鼎足然觸之則顚終嫌其自立之不堅

竹根筆斗銘

翠檀欒寒不隕抱節生兹其本

筆牀銘

珊瑚筆格化爲錢樹我以木雕應無是慮

翡翠之牀變而斲木物忌太華吾從其樸

果有佩阿司我筆札儻倦欲眠就此石榻

陳蕃下榻爲徐孺子我重筆公亦待以此禮

珊瑚架筆惟孝穆之詞華今憩汝以板榻汝應愧汝不

生花

毛穎子孫其徒實衆氣類不殊町畦安用枕藉同牀何

分伯仲如解生花不妨各夢

墨牀銘

十二龍賓未必隨我儻曰有之且於此坐

墨以動耗硯以靜壽時息爾勞爾亦可久

子不磨墨墨且磨子我鑿斯言今先磨爾爾且待於此

古銅墨牀銘

是爲騕褭今無用矣愛其古澤登諸棐几子墨客卿閒

而憩是亦無忝朵芝之高士

筆墨牀銘

汝與青鏤眠上下牀各適其適勿分刌之較量

筆牀皆闊墨牀皆窄如卧上牀下牀眠客驅役相同愛惟何擇予以均平庶其各適

筆掭銘

劑濃澹均燥濕無太過無不及調和之權汝所執

水滴銘

莫笑東坡翁自嘲飲墨水文筆老彌枯正緣腑少此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愼爾所染勿玷爾德井華水貯文房雖餘瀝翰墨香

筆船銘

管之圓持以方毫之柔揩以剛然其走也循牆

印規銘

正彼欹斜以方為用周勃少文取其厚重

割方之半是為句股生角生圓皆於是取是為九算之

根百工之祖

界尺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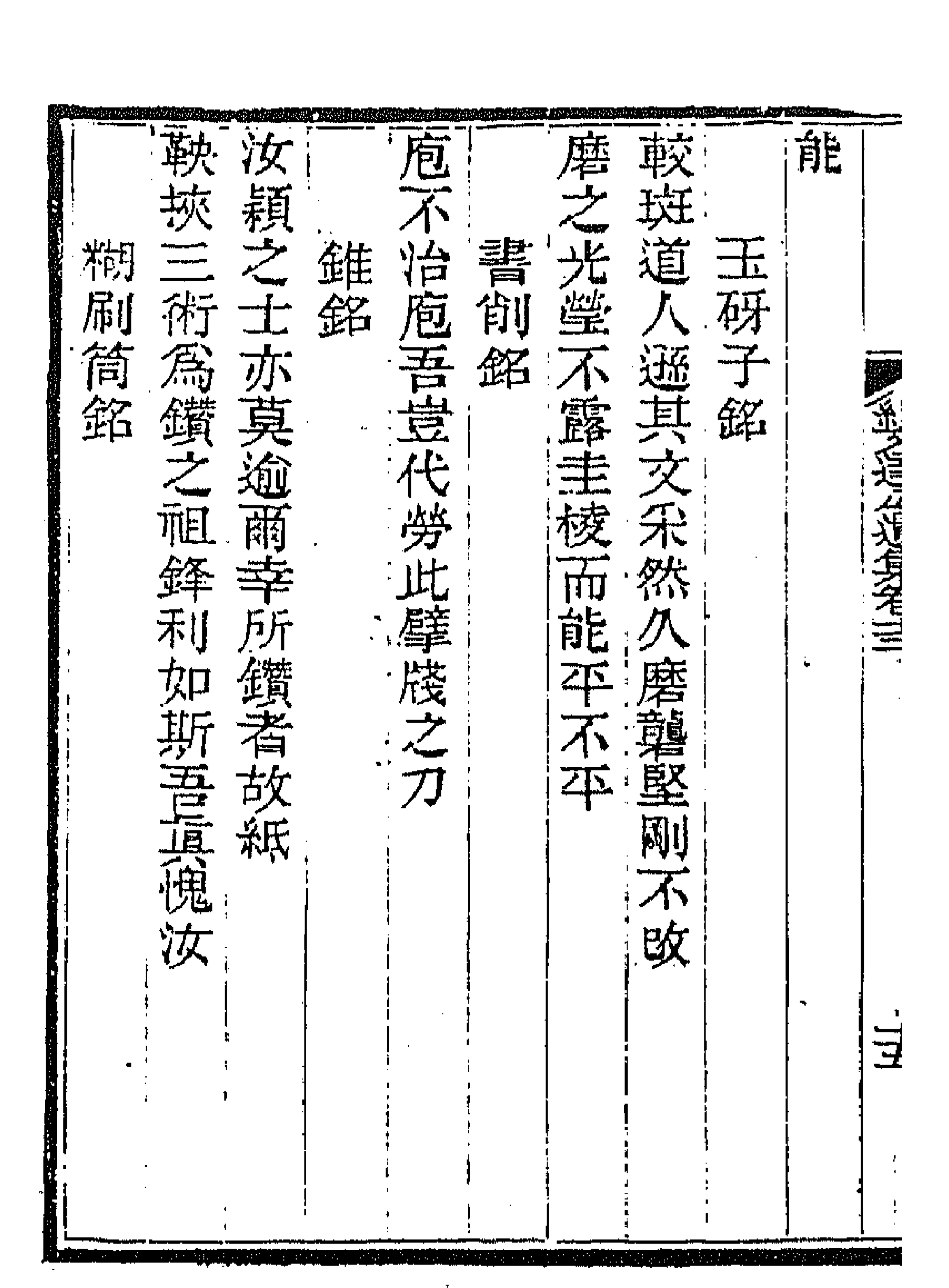
以靜鎮浮罔弗妥帖誰曰魏收如驚蛺蝶 甲

封十八姨爾無顛簸撼之不移此間有我 乙

無反無側如繩斯直其不轉移則措拄之力

烏絲界尺銘

其直中繩其方出棱其壁立層層如使之回曲對曰不



能

玉研子銘

較斑道人遯其文采然久磨礱堅剛不敀磨之光瑩不露圭稜而能平不平

書削銘

庖不治庖吾豈代勞此擘牋之刀

錐銘

汝頴之士亦莫逾爾幸所鑽者故紙鞅掞三術爲鑽之祖鋒利如斯吾眞愧汝

糊刷筒銘

糊與紙相著惟爾能均其厚薄堅剛不過強柔不過弱

解錐銘

不可解者不解解之可解而不解乃借力於斯其釋爾躁無勞爾繇

裁刀銘

當斷則斷以齊不齊利器在手孰得而參差

小斧銘

斧柯斧柯宛轉摩挲刃則新磨柰爾纖纖何

小槌銘

河朔之士鈍如此矣若夫神槌俟諸君子

小鋸銘

纖齒棱棱犀利自矜然盤根錯節非汝所勝當知有能有不能

鐵銼銘

以金攻金而能相勝百鍊之精鋒芒乃勁

木銼銘

芒刺簇簇細纔如粟慎之哉是微鋒也能入木

平鑿銘

斧非鑿力不能洞穿鑿非斧力亦不能攻堅相資為用毋畸重於一偏

圓鑿銘

毀方爲圓宛轉周旋蓋於勢不得不然

試金石銘

爾能試金惜不能試心

礪石銘

百工之事必先利其器他山之石用汝作礪

刷銘

治人之道忌察淵魚治己之道則汚垢必除言各有當

君子念諸

硬刷銘

豕鬣之剛纖纖其甚微塵入隙亦莫遁藏是固當錄其寸長

軟刷銘

柔以克剛積漸而除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

硬軟刷銘

剛勁之中參以柔意因物而施從宜之義

撣帚銘

帚有禿時塵無盡期然一日在手則一日當拂之

小等銘

所繫雖輕亦務使平蓋千萬之差生於毫忽之畸零

小稱銘

老聃折衡[illegible]民不爭然不能使物無重輕終不如持此以平

算盤銘

馬之幾足吾不知況乃握算爭毫釐家儲此器櫝藏之旁人拊掌先生癡掠剩使者有所司壯哉雀鼠好自爲

尺銘

金粟裁縫皆此尺矣然長短參差亦彼不同此此則取之於都市也是爲官尺懸諸令甲至於裁衣卿用卿法

熨斗銘

金寒絲翅火烈絲焦熨貼之平細意者斯謂

蟠桃合銘

三千年花三千年實駐景長生與乾坤匹

方勝合銘

上下同心政理以成內外同心家室以寧吾見夫挾貳志者必自刑而終自傾戒之戒之毋誤用其聰明

紀文達公遺集卷第十三

紀文達公遺集卷第十四

孫樹馨編校

碑記　墓表　行狀　逸事

日華書院碑記

教民之道因其勢則行之易拂其勢則行之難故凋瘵之區其民方饑焉不給朝夕其道宜議養使枵腹而談仁義是迫以坐槁也勢不可行鷙悍之俗其民方囂凌格鬬而未已其道宜明刑使無所懲艾而迂談詩禮是硝石之病而藥以參苓也勢亦不可行獻縣於河間爲大邑土地沃衍而人多敦本重農故其民無甚富亦無

甚貧皆力足以自給又風氣質樸小民多謹愿畏法富貴之家尤不敢踰尺寸或遇雀鼠之訟惴惴焉如臨戰陣是較凋瘵之區鷙悍之俗其施教皆易然自前明以來雖科第衣冠蟬聯不絕終不能與海內勝流角立而分壇坫其故何歟蓋謀生之念多則其力不專自守之念多則其願易足或棄去不惜或少有所就不復多求半塗之廢固事理之必然也乾隆四十三年莆田黃公來宰吾邑乃慨然有志於學校謂書稱既富方穀而記稱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獻邑物阜而俗淳足以興教而囿於所習弗竟業是猶子弟有可教之資而父兄弗董

以成也其責在司牧從前莅斯土者借鄉校爲鄭舍久而竟鄭舍視之是有名而無實且膏火無所出師席久虛生徒散絶亦無怪無以善其後乃劃俸於城東北隅買隙地建講堂學舍四十餘間又置腴田四頃餘拔邑人子弟之聰穎者延天津邵君玉清爲之師邑人踴躍以趨庚子鄉試預選者七人爲向來之所未有爲其事必有其功殆信然歟邵君爲余壬午所取士旣主斯席乞余文以記其事余邑人也嘗病族黨之中人人可以讀書而不卒業者十之五六又嘗愧在里閈之中稍爲先達而不能獎勸後進使繼日華蒞誦之遺風黃公乃

能振興文教釋余心之所歉是不可不勒諸貞珉以垂久遠用不辭而為之記若夫窮經汲古努力殫心不囿於小成不雜以歧務以勉副循良善俗之意是在邑之髦俊余尤拭目望之

長白蘇公新阡墓位記

刑部尚書蘇公性至友愛伯兄某公先卒卜新阡於某所公以平生宦迹各四方不能效共被之義恒期身後同兆域會公夫人卒先就葬焉限於地形壙在某公墓左而稍下議者曰兄弟同堂情之至也弟之壙不敢並兄公禮之宜也然弟左而兄右其序不少紊矣乎解之

者曰禮者理也理有一定有無定一定者萬古不變無定者則權乎人情事勢而各得其安所謂禮以義起也兄弟同塋此悌弟不能自已之情兄墓既先葬而居右無移以讓弟理墓之右又不可以葬同塋之志勢將不申不得已而居左勢使之也且已退而不相並足以明讓矣是於禮未爲失公恒疑焉一旦待漏於直廬舉以咨余余曰公何疑哉此本闇合於禮議者未深考解者又强爲之詞反違失古義也周禮曰墓大夫掌凡邦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鄭康成注位謂昭穆也又曰冢人掌公墓之地以昭

穆爲左右鄭康成注昭居左穆居右似左右有別矣然趙昞作族葬圖其南北之次第一位爲祖第二位左爲子右爲孫第三位左爲曾孫右爲元孫其東西之次穆則以左爲首右爲末昭則以右爲首左爲末朱子語類載陳淳問神道尊右欲以二妣列先塋之左然程子葬穴圖又以昭居左而穆居右廟制亦左昭右穆何也朱子曰昭穆但分世次不分尊卑如父爲穆則子爲昭豈可以尊卑論乎然則墓以前後爲尊卑不以左右爲尊卑明矣且即以左右爲尊卑左亦不必尊右亦不必卑也朱子語類又曰某當時葬亡室祇存東畔一位與卿

云地道以右爲尊則男當居右祭以西爲上則葬時亦當如此呂新吾四禮翼亦曰地道尊右右高而左下也故百川自西北而東南葬右男而左女古也從地也後人重左從人也非幽明之義矣觀是二說則兄弟之左右可以例推以弟左兄右爲疑者直以俗禮議古禮以人道議神道耳公何疑哉公曰然則墓位尚左皆非乎余曰禮從宜使從俗戴記固嘗言之人情所便安聖人弗强之盡從古也義有兩存此之謂矣公喟然曰禮家聚訟信哉斯言敢請筆之爲論刊石新阡以袪來者之惑而問執悠悠之口因爲敘述梗槪辨訂如右

內務府郎中黃鍾姚公墓表

冗散而談恬退貧官而談淸高安居無事之時慷慨而談氣誼此夫人之所能也當進取之途而恬退處脂膏之地而淸高臨得失利害之交而忠厚存心氣誼自任斯非君子不能矣以余所聞內務府郎中姚公殆庶幾乎公少習文翰抱經濟才初筮仕爲筆帖式雍正丙午世宗憲皇帝澄淸吏治選筆帖式爲知縣公膺首薦旣而念從兄亦預薦當無一家並得理遂以讓兄已酉遷主事辛亥遷員外郎乾隆丙辰遷郎中辛酉遷堂郎中乙丑

命往吉林同將軍理參務丙寅督理江寧織造兼榷龍
江關稅
九重特達之知駸駸嚮用矣而因親老遽乞歸浮沈郎
署幾及十年丙子再
命榷九江關稅會遘微疾遂不起竟以銀庫郎中終是
皆功名之士所策足先登求之不能必得得之不能遽
舍者公獨澹泊寧靜進退從容無所營競繫戀於其間
公之品居何等也堂郎中爲上下之樞紐職任繁重似
國初六部之啓心郎而六部之事內府皆具尤非啓心
郎之專司一曹者比故最號要職即織造鈔關營造司

造辦處銀庫參務亦皆度支之藪出納浩繁世之所謂美官也稍得沾溉當不憂貧且公自壯年即遭歷之上而供二人之菽水下而摒擋米鹽經營婚嫁左支右絀拮据萬端更非無藉於是者一旦坐銅山金穴之側似難以忘情公乃身履華膴志仍儉素月俸以外一無所求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公見可欲而心不亂所守又居何等耶又聞雍正辛亥公官營造司員外郎小吏偶不戒於火獲罪且不測公引爲已過吏乃得末減雖幾至罷官不少悔夫官政有關委過胥徒者不知凡幾禍福所關或不惜鍛鍊周內以成之此恒情也公於

本非已過之事寧失一官以全數人之命非仁人君子
能如是用心乎
世宗憲皇帝綜理幾務甄別人材
明照如日月矜慎名器尤不欲假借毫釐雍正己酉十
二月
御書福字
賜內外廷臣雖卿士或不得預公獨以新進末秩邀格
外之榮豈非
帝心簡在知公之異於衆歟雖公天性孤直落落然不
合於俗又恒自引退末竟其用然升沈有命天所爲也

品行則人之自爲也苟立身不愧古人不以富貴有加不以淹滯有損也公卽不躋卿相亦何憾哉公諱吉保黄鍾其字先世襄平人祖諱某順治初從
龍入關因隸籍漢軍考諱某嘗監督
御倉公生於某年卒於某年年六十有三以某年葬於某原嘉慶戊午余扈從灤陽公之子艮適官
避暑山莊副總管僕直之餘爲余縷述其先德請爲墓表以發幽光余雖不及見公然憶尹文端公亟稱公與艮所言合文端公一朝名德語必不誣因撮其大凡表之如右雖多所挂漏亦足見公之生平矣

直隸遵化州知州鼎北李公墓表

嘉慶五年遵化州知州李公鼎北以積勞卒於官踰年將葬其孤指南乞墓表於余余謂表以表德將求不朽其人也其人無可述而塗飾以欺後世是不足道其人有可述而縷舉瑣屑恐一善之或遺亦非金石文之體也蓋士大夫什百人中可傳者不過數人此數人者可傳者不過數大事其餘末節不足爲世輕重卽不足爲人輕重故子孫欲不朽其祖父當舉其眞足不朽者以爲狀而操觚爲文亦當舉其眞足不朽者然後其文傳其人亦傳公之孝友積於家文章學問沾溉後人在他

人爲善行在公則爲餘事不足一一爲公記所應記者凡三四大端已足以傳公公之宰任縣也縣有澤袤四百頃即禹貢之大陸也舊汨於水成巨浸故奏免其田賦康熙中漸涸爲田遂漸私墾久而涸出者多私墾者亦益多官設厲禁百姓因以釀訟端而貪汙之吏又借以爲利藪不肯竟其事即有一二循良之令而惆悵無華才歉於德又復不能竟其事紛紜轇轕殆幾及百年自山東劉公爲總督始釐定阡陌核定租課則壤成賦四百頃悉爲沃野官民交賴余爲劉公撰墓誌嘗記斯事爲平生一大政然不知誰爲佐理僅稱簡賢能之吏

董治其事而已今讀行狀乃知創公所經理遴制其事者可傳身任其事者不尤可傳乎公之足不朽者此其一公之調任武清也河流潰溢浸五百餘村公晝夜焦勞五閱月衣不解帶民賴以免於流離夫爲官而侵賑千百中之一二耳稍具人心者不爲也然安坐養尊事事委之胥役胥役因得肆其姦故有名無實者多公檢災必親往發粟必親監故胥役無所用其技而民以大寧從來至親骨肉之中疾病醫藥至於半載孝友者亦有懈志公撫恤飢民始終不厭此仁人之用心矣足不朽者此其一武清背海而面河鹽梟強悍多爲患於閭

里故號爲繁劇例以練達之能吏調治斯土然能吏老於世事每務以安靜自全恐其激而生變弗敢治也至其蠶食鄰封猶秦人視越人之肥瘠矣公戢之嚴桀黠皆斂手有巨盜李甲作姦於寧河而竄伏於武清伍伯畏懾不敢捕公廉得其實親率數十役昏夜入其窠窟竟弭耳就縶四境以安入不測之地嬰亡命之徒非有定識定力弗能有是識力而非真有爲國爲民之心者亦弗能也公之足不朽者不又其一乎公之擢任遵化也遵化領玉田豐潤二邑素稱難治又

橋山弓劍遺卜斯疆公恭遇上

陵者三太乙句陳之所
駐千乘萬騎供億浩繁公仰體
聖天子仁愛之意絲毫不取於閭閻而百務具舉余嘗
叨扈從入公之境親見路旁父老扶鳩感頌以爲從來
所未有守土之官當差務旁午之時不藉口以牟利是
亦足稱循吏矣公非獨無所侵漁并無所科派公之足
以不朽者此一事尤難之難矣公諱騰蛟字 鼎北
其號也又號曰幸峯山西芮城人祖諱某縣學生本生
父諱某附貢生
旌表孝子父諱某早卒公以祖命承其祀公生於雍正

辛亥六月十六日乾隆戊子舉人辛丑進士初任直隸任縣知縣調繁改武清陞楊村管河通判旋遷遵化直隸州知州以嘉慶庚申二月二日卒年七十元配劉氏誥封宜人子二長指南乾隆戊申舉人候選知縣次炳南附貢生候選縣丞孫三芝田書田蘭田指南等將以某月某日葬公於其鄉之某阡余爲此表則嘉慶辛酉十月朔也曩者乾隆己卯余典試山西得公卷賞其落落有奇氣中式已數日以他故不與選余心恒怏怏榜後公得余所批遺卷反於余有知己感辛丑成進士時登余門執弟子禮余益滋愧然但謂失一佳士耳不謂

公毅然自立乃如此雖以不得公爲恨亦頗以能知公自慰矣惟自揣年近八旬不及見公功名卓犖與龔黃韋爭光何意公竟先逝余乃表公之墓也老淚縱橫烏能已已哉

中議大夫

賜三品服肯園鮑公暨配汪淑人墓表

碑誌之文古男女皆有之然爲婦作則不題夫爲夫作則不題婦金石例也宋以來間有題某公合葬碑誌者然亦不著婦姓氏其夫婦並題則明以來之濫觴也歟鮑御史敷茂將合葬考妣先期以狀來乞余表墓余乃

竟用明人例夫婦並題非曰委曲以徇俗也文無定格
衷於理而已矣理亦無定法歸於是而已矣禮以義起
非古之明訓歟蓋述夫之美兼及婦德如史之附傳其
德相均足以相配則合傳之例馬遷亦有焉按狀鮑公
諱志道字誠一號肯園配汪淑人並敘人公以古誼稱
善士淑人或贊襄之或推公意而自爲之其事皆昭昭
在耳目如公侍父病凡五閱月衣不解帶淑人之侍姑
病亦以三日渐婦周旋茵榻左右無方故鄉黨並稱其
孝公之弟啟運八歲失母公兼任撫鞠曲盡教養之道
淑人亦如撫所生故鄉黨並稱其友公敬禮士然慷慨

好施急人之急如己事淑人初處困約之時亦往往脫簪珥質衣帬濟親串之窘乏故鄉黨並稱其義公以先世慈孝堂故阯乍龍山之麓其地弗善特遷於山岡爲銘誌之宣忠堂者遠祖尚書公舊宅也又葺其頹廢爲尚書公祠增置祀田以貽久遠並貲助宣忠派之不能婚者鮑氏故多孝子建世孝祠以祀使子孫八歲以上即入觀禮更捐金取息給族衆之助祭者以當分胙淑人亦篤念本支嘗修西沙溪三婆塘祖墓躬自督工不避風雪每自揚州歸里必先祀宣忠堂徧招族人贈金有差又構屋八楹爲族人貯農器置田百畝取租給族

之眾婦自以平日節儉乃積有是貲名其田曰節儉事
事皆先得公意至族婦四人終身苦節無力請
旌淑人廉訪其事迹而公上之於
朝尤同心合力而成矣公好義舉歙故有紫陽山間二
書院歲久頹圮膏火亦無所資公捐金萬有一千並修
復之至今絃誦日盛歙有水曰北河環郡城之西迤橋
北岸而入漸江漫淤既久漸徙而西與豐樂水合流漲
沙日深迤橋之流遂絕形家以為西流百里之水闔郡
人文所繫也公獨力捐貲築水射當其西南障之使東
以刷久結之沙故道頓復揚州自康山以西至鈔關北

抵小東門路多積水雖以瓴甋沮洳如故也公易甎以石行者皆稱便淑人深居閨闥不能周知外間事而足迹所及重築大毋堨七星墩堨田水溪橋諸道路至今里人能道之雖役有大小費有多寡其用心與公何異乎夫坐擁高貲意氣自喜慷慨而談任俠視金穴自封者加一等矣然席豐履厚物力有餘而以視之不甚惜如以寒素之門銖積寸絫致富貴物力之艱難其知之矣而公與淑人能重義而輕利不其難乎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或士大夫好濟物而内有悋詞或閨閣喜施予而外多掣肘此人情之常即事勢之常也公與淑人

不謀而自合相觀而益善不尤難之難乎其人其事均不可以尋常測而謂可以金石之例拘乎故婦統於夫正例也婦與夫各足自傳變而並書亦變而不失其正也春秋之法內女非嫡不書而紀叔姬以媵書賢也淑人與公並題亦此志云爾千秋萬世視余所表可以知其非委曲徇俗矣

工部右侍郎壽園蔣公行狀

嘉慶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工部侍郎蔣公壽園卒其長子太僕寺卿予蒲以公與余交最久且相知最深以公行狀相屬且云太夫人歿時僅有傳一卷今將合葬於

睢州城東新阡亦乞臚一二實行垂諸永久余誼無可
辭乃據所聞見臚列行實而爲狀曰公姓蔣氏諱曰綸
字金門霽園其別號也先世居江西新建元末遷河南
睢州耕讀相傳世有隱德至半坡先生爲公高祖諱奇
猷順治己丑會試副榜考授推官舉鄉飲大賓以捐穀
賑飢奉
旨旌門崇祀鄉賢
大淸一統志有傳曾祖諱文臣增貢生祖諱禧運廩貢
生考授學正父諱辰祥乾隆壬戌進士翰林院庶吉士
皆贈如公官公天性孝友幼丁庶常公艱哀毀盡禮兄

曰誠早沒弟曰京公課之爲名諸生國子監肄業候選訓導壬辰卒於京邸公撫姪如子教其成立後官山東泰安縣知縣卒無子公爲立後公弱冠補州學生累試冠軍食餼爲孫虛船先生蔡葛山先生所賞鑒居鄉多義舉家故貧同邑某聘妻未婚值歲歉欲鬻爲人妾女聞痛不欲生公與其質留侍太夫人後某又欲鬻於富商而以其半來贖公念某母老無孫以女歸之不取其值某亦悔悟今其子孫繁衍邑人稱公德不衰丙子舉於鄉座師爲羅嶽五先生鄭炳也先生欲擬元以三場徵泚未果庚辰成進士出朱石君先生房座師爲蔣賓

甫先生秦味經先生介野園先生張有堂先生改庶吉
士習
國書雖讀書中祕而不改儒素之風亦不染聲氣之習
垢衣敝履神志脩然詞館前輩皆以爲可親而不可狎
也辛巳散館授職充
國史館纂修官所撰列傳有爲總裁劉文正公發商者
可從則從不可從必反覆考辨疏通證明無一字之遷
就文正公反以此重之余於公爲同學與公居密邇常
相過從見公遇師友慶弔皆從厚佽助初不以匱乏形
儉澀嘗記其乞假歸里迎太夫人入都苦無貲未即行

待秋俸以資僕馬適介野園先生卒同人約醵金爲助
公括囊僅足五十金盡出以賻或謂宜稍爲路途計
公曰留此亦不足具資斧不如使吾心無虧缺也丙戌
保送御史初未及公劉文正公曰是嘗斷斷與我爭者
眞御史才也獨舉公第一戊子授山西道監察御史稽
查舊太等倉力除積弊爲左都御史范公所重巡視西
城聞某吏素橫奸未發會兵馬司吏目纍呈有民人控
婦悍求出一事公察婦無悍容而詞色悲痛其夫又詭
病不面質乃密詢其夠于得某吏平日利誘計得婦爲
妾狀一鞫即服乃置諸法乾隆三十三年奏請定用內

閣中書例畧云中書考試原無定期各省士子無從按期齊集臨時出示招試不過舊寓京城及籍貫附近者詣部報名猝難周徧且查內閣中書一官外陞同知內陞內閣侍讀及各部主事其官階原在主事之下知縣之上而考試者以一論一詩得之未免視爲捷徑妄生倖心即貲緣奔競亦不能保其必無臣愚以爲每科新進士向以庶吉士主事知縣三項分用合無仰懇

聖恩即於每科新進士引

見時三項分用外添用內閣中書一項遇有缺出照次

銓補在各士子會試

殿試之後詩文字體歷經校閱既無煩另行考試且因
材器使一歸
聖明簡錄則名器益昭公愼而儌倖躁進之心無自而
生矣奉
硃批所奏是該部速議具奏經禮部議准遂著爲令三
十五年奏請禁督撫指名揀發人員署云在部投供候
選各官於督撫本非現任屬員何由知其在部候挑而
徑琡例保請既乖體制復涉嫌疑且恐該員得邀專奏
或且依托聲勢滋生弊端請嗣後揀發人員槪不准督
撫指名奏請奉

上諭御史蔣曰綸所奏頗爲近理督撫等差委需人既經奏請揀發則發往之人儘可供其隨材委用何必於候補人員指名請揀況伊等是否在京督撫等何由預知形迹之間易招物議日久且恐漸滋流弊嗣後各省督撫請揀人員不得於摺內指名附請將來河工請揀人員摺內附請之處亦著永行飭禁旋授戶科給事中轉禮科掌印給事中辛卯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所得如李君世望沈君步垣沈君琨方君維祺翁君樹棠陳君鴻舉沈君杲之丁君志誠皆一時知名士壬辰充會試同考官所得如裴君謙方君大川范君來宗李君鎔金

君光悌朱君芸星李君翮方君煒亦稱極盛丙申丁太
夫人憂回籍己亥服闋補工科給事中轉兵科掌印給
事中庚子春陞順天府丞提督學政管理金臺書院延
師必愼不藉修脯助友朋訓迪必嚴亦不以月課應故
事所成就者如吳君邦慶王君麟書桂君芳施君杓蔣
君攸銛白君鎔林君天培穆君隆阿李君熉李君光先
李君光里皆蔚爲人望時文侍郎遠皐年未弱冠公閱
其文卽識爲偉器嘗許之云非惟才俊亦卜厚福不信
九方相馬之識請觀豐城射斗之光今果如公言陳君
預未第時將應試適其父呈吏議或欲阻其入場公深

賞其文弗爲浮議惑遂得入泮第一後凡課藝皆公所
指授卒成進士其弟雲亦出公門成進士
廷試第二人蓋公究心經義於源流得失能識其眞嘗
選訂諸家制藝自乾隆丙申至嘉慶己未閱二十四年
乃成書所得者本深故經其指授皆能掉鞅文場也聞
公
召見時
皇上嘗以知文造士見許固有由矣丁未晉光祿卿歷
太常大理寺卿嘉慶己未春陞副都御史是年冬奉
命視學山左甫試青州一郡旋陞禮部右侍郎調工部

左侍郎琢
回京辛酉充會試總裁得士馬有章等二百七十人
冬奉
命考取宗學景山各官學教習壬戌調工部右侍郎管
理錢法堂事務計公服官四十餘年矢慎矢公常如一
日秉氣素厚年登耄耋視聽不衰近歲步履少艱猶趨
直無虛日
皇上屢
溫語慰問公聞
命感激愈加奮勉二月二十日恭值

御門公偶感風寒猶力疾先期赴
西苑具摺陳奏歸仍飲食如常太僕躬侍左右至二十
九日神氣稍減旋進參餌端坐而逝年七十有五公元
配湯夫人睢州湯文正公元孫女年十九歸公家貧盡
出匳具貨以度日自甘粗糲日以一錢易油紡織佐公
讀妯娌中有豔飾奢華者相形之下夫人處之泰然及
公貴顯夫人儉約如平時侍太夫人疾躬奉湯藥衣不
解帶者三閱月撫庶子女如已出御下無疾言遽色慈
善好施與遇人困阨輒爲之垂涕常以見衣與丐者吳
香亭先生曾詳其事於本傳性愛澹泊晚年長齋奉佛

先公八年卒子三長子灝乾隆辛丑進士由庶吉士恩
官太僕寺卿次子藩以公廕授廣西北流縣知縣次子
藻孫三長恩銘次恩鏞次恩鍾女四女孫三

曹宗丞逸事

曹慕堂宗丞余甲戌同年也交最契慕堂卒時余適以
校理祕籍在灤陽闕爲面訣意恒盡然既而讀石君所
作墓誌辛楣所作神道碑慨想生平宛如對晤不勝山
陽鄰笛之悲惟是慕堂立身之本末二君言之雖詳其
文均簡實無愧詞足信天下而傳後世然有一二逸事
爲碑誌所未及者乾隆辛巳余與慕堂同司翰林院事

會有八九英俊與同館爭名相軋同中蜚語勢且挂白簡時余亦薄有聲譽方自危疑不能爲申雪惟坐清祕堂中與同事相嘆咤慕堂奮起拍案曰諸公以此事爲眞耶則數人皆輕薄子耳何必爲悼惜如灼知其枉耶則司院事者所司何事而噤口如寒蟬乃邀衆同詣長院慕堂婉請曰據公所聞此數人褫不蔽辜矣然公此語從何來儻彈章一上事下刑曹無證佐不能成獄願先示名姓併列於章中院長沈吟久之事竟中止後八九人皆先後致通顯無知緣慕堂得免者慕堂亦終身未自言也同年陳侍御裕齋年過四十未有子又有所

阻格不能置妾慕堂倡卒鳩貲買一女送其家後舉一子裕齋夫婦相繼歿有壻謀踞其餘貲百計媒孽孤兒孀婦旦夕不自存聞者扼腕然莫能爲力也慕堂又鳩卒同年仗義執詞逐壻子乃得安今已讀書成立矣當時論者或以慕堂爲多事慕堂恬不介懷嗟乎朋友以異姓列五倫所貴乎濟緩急恤患難不以生死易心也平時酒食徵逐聲氣攀援怡怡然親若兄弟及身遇小利害乃引嫌避怨坐視其後人之阽危亦安貴此朋友耶慕堂此舉余時有所牽制未能赴約然心恒愧焉論者乃以己不能爲轉非慕堂之能爲抑亦傎矣慕堂

天性恬淡超然於聲利之外似不甚預人事者又和平靜穆言訥訥如不出而此二事乃見義必爲如此賢者固不測哉余十六七歲入名場三十通籍仕宦四十餘年閱事非一閱人亦非一求如慕堂之古誼指不數數屈也人往風微慨然遠想因書以示受之侍御兄弟俾存諸家乘焉

記李守敬事

明末河間被兵曾伯祖鎮番公年尚幼爲兵士縶以去至章邱乘夜逸出比曉悵悵無所適忽一人諦視良久曰若非四官耶勿畏我故若家傭工李守敬也詢及家

事相持泣泣已扶之行沿途乞食食不足則守敬自忍飢行三四日鎭番公疲不能步則拾得破獨輪車輦之崎嶇寇盜間瀕危者數月餘抵河間河間已墟聞太恭人避兵在景城則又輦之景城然後叩首嗚咽去酬以金不受也嗚呼義矣或曰守敬本崔莊人性簡傲傭工輒爲人所逐故流落他縣然當患難中不負其心如此可多得歟

紀文達公遺集卷第十四